

# 大乘起信論講記

(十六)

敏智法師講  
大成居士筆錄

「答曰：雖實有此諸功德義，而無差別之相。等同一味，唯真如。此義云何？以無分別，離分別相，是故無二」。

要知道真如體上，雖然實實在在具有如此許多種種功德，但真如本體無有差別，一切功德就是真如體，一切功德與真如體無二無別。並無差別之相，與一味同等。叢林中禪宗打禪七，每晚坐完養息香，開靜「喫包子」。打七七日後，一定要考功夫，曰「還包子錢」，所謂「千人吃飯，一人還錢」。因在七天之內，有許多人吃飯，假如有一人開悟，就算還了包子錢。當時問道：「你吃了包子，離開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，是甚麼味道？」平常是五味調和百味香，如今問你五味之外，包子是何味道，實難回答。禪宗如此考功，如果能於五味之外，能感到無味，乃見功夫用到，所謂食而無味是也。無味乃是真味，心已離開了分別。一心無二心，包子雖有種種味，而無分別之人吃來，無有分別，是謂「等同一味」。

真如體上雖有種種功德，而在無分別心者不起分別，雖有功德，不見功德之相。所以菩薩度化無量無邊眾生，而說無有眾生可度，就是因為眾生本來是佛。佛法妙處即在能見到功德者，不是功德，不見功德者，才是真功德。修行一切，不可着相。佛教教人，要無分別，雖然有相要你無相，雖然有味要你無味。如此才算真修行。修到無相時，就不再分別人我是非。分別就是眾生，無分別才是佛。人若心平氣和，無我無你，無有分別，自然無瞋無痴，自然自在，等同一味。釋尊視一切眾生，一律視同己子，因佛已沒有分別相的原故。吾人見到有分別，就處處有分別，見到無分別，就處處無分別。無分別者心頭才能自然自在。唯一真如，並無有相。何以故呢？因真如體上無有分別，離開分

別相。所謂分別乃由眾生妄念而生，與真如體毫無關係。所以真如體上無有二相。不見有相，就看得破，就放得下。不見有人，不見有物，無分別相，甚麼都可以放得下了。

「復以何義得說差別，以依業識生滅相示。此云何示，以一切法本來唯心，實無於念。而有妄心，不覺起念，見諸境界，故說無明。心性不起，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。若心起見，則有不見之相。心性離見，即是徧照法界義故」。

何謂煩惱，何謂真如？原來就是真、俗二義。認得就是真，認不得就是妄。即真即俗，即俗即真。上面講過「唯一真如離分別相，是故無二」。疑者又問：真如既然無差別相，何以又說大智慧光明，徧照法界義，有了差別呢？「以依業識生滅相示」。真如體上本來沒有差別相，只因眾生在業識上，有生有滅滅滅的相，示現出來。在染的方面，每一生滅相，在真如體上就是一種功德。業識上有種種妄念，在真如體上就示現種種功德。八萬四千煩惱，就是八萬四千功德。無明法性即是佛性，煩惱就是菩提，幻化空身即是佛身。生死就是涅槃。有生有死才顯到不生不死，有了煩惱才顯到菩提覺智。要知道一切法本來唯心，本來就是假的，乃一心所現，離一心外，無一切法。實實在在在唯心上並無分別妄念。只因有了無明，「而有妄心」。因不覺而起虛妄念。不了達就生分別，起妄念。有了妄念就見到種種境界，所以說是無明。

「心性不起，即是大智慧光明義」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心性不起虛妄念，了無所動，這就是有大智慧大光明的原故。「若心起見」，假如你有了妄見解，一定會見此不能見彼，或見彼而不見此，於是就有見有不見，因為你個人的妄見解，為情所徧。在儒



家講，人有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慾七情，在情感上的見解，有好壞是非，實在來說，你所認為好的，未必是好，你所認為壞的，未必是壞。人與人之間彼此的見解，是不相同的。昔孔子教人「正心」，一切不偏不黨。所謂心有憤怒，所見就不得其正，心有憂患，也不能得其正，心有恐懼也不能得其正，有所好樂，也不得其正。離去一切虛妄心，心才能正。故曰「若心起見」，有所見就有所不見，無所見則無所不見。「心性離見，即是偏照法界義故」。如果心性離開一切虛妄的見解，無偏無黨，無好無壞，那麼法界就可以偏照了。法界就是真如本心，真如心離開妄見，就可照偏法界了。

「若心有動，非真識知。無有自性，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。熱惱衰變則不自在，乃至具有過恆沙等妄染之義」。

以上所講，說明心不可以妄動，才能徧照法界。但倘若心有妄動，有無明妄想將心打動，於是對於真識的道理，就不能了知。反之如心無妄動，就會無所不知。虛妄生滅法，無有自體，乃因緣假幻而有。而本有覺性，本有的清淨心，則是不生不滅的。簡單說，清淨心有自體，妄想心無自體，從無自體上顯自體，從虛妄心上，生有四種妄染四倒：就是非常、非樂、非我、非淨。本來常住的成爲非常、本來苦的認爲樂，本來無我認爲有我，本來非淨認爲清淨，如此顛倒。反過來說在真如體上就是常、是樂、是我、是淨。有一妄就有一真，無妄就不顯真。妄乃由真而起。妄染四倒，在真如體上就變爲四德。「熱惱衰變則不自在」。在衆生身上，一切煩惱，煎燒其心，非常熱惱。種種疾病都由煩惱而生。在真如體上本來是清涼的，清涼就相對着「熱惱」。或是「衰變」。在妄染法上，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就有衰變之相。於是感到生、老、病、死諸苦，種種不自在。因衆生種因，於是難逃苦果。衆生的妄染，多到超過恆河沙數。難以數計，但同時在真如體上就顯出種種功德無量無邊，也超過恆河之沙之多。如來的功德，竟是從煩惱上顯現出來。有一煩惱就有一功德。古人云：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功德對着煩惱而顯現，無明起得大，功德會將他燒毀。衆生因有無明煩惱，必須斷盡。功

德也就因層層煩惱斷盡而生起。故說：「對此義故，心性無動，則有過恆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」。此段回應上文所講「以依業識生滅相示」的道理。反覆解說心性起見，與心性離見，及心性有動與心性無動，妄染與清淨的對照。說明如果「無業識生滅相示」，這些淨功德見不到的。

「若心有起，更見前法可念者，則有所少」。

心性不起，有這些功德示現出來。假如妄心起的時候，又見到以前一切妄法有可思念的，這許多功德，就「有所少」了。心性無動，離去種種分別，這許多功德，才可以顯出來。

「如是淨法無量功德，即是一心，更無所念，是故滿足。名爲法身如來之藏」。

上面所說一切淨法所有無量功德，就在一心之中。在一心之中有如許功德，再沒有妄念，所以功德滿足，證悟了法性，即具此無量功德，不證悟就不具。法身理體滿足這些功德，就名爲法身，又名「如來之藏」。

由此可以了知，一切功德是由業識分別相上顯出來。業識分別相有種種無量無邊妄染分別，而真如體上就有無量無邊清淨功德。不過心性不可動念，否則功德不能見到。也可見到「即真即俗，即俗即真」之理。也可以說「俗不離真、真不離俗」。又可說「事事無礙」「理事無礙」法界。

「復次真如用者，所謂諸佛如來，本在因地，發大慈悲，修諸波羅密，攝化衆生。立大誓願，盡欲度脫等衆生界，亦不限劫數，盡於未來。以取一切衆生如己身故。而亦不取衆生相。此以何義？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己身，真如平等無別異故。」

上節文講真如體、真如相，本節就講到真如的用。從真如體上生的作用是怎樣呢？一切諸佛如來，經三大阿僧祇劫乃成佛道。在因地未證果的時候，發大慈大悲心，修諸等波羅密。波羅密者梵語，譯曰「到彼岸」。諸波羅密，即是多種波羅密，彼岸對指我們所居的「此岸」。此岸爲生死，彼岸爲涅槃。從生死此岸到涅槃的彼岸要修波羅密，金剛經上有云：「如筏喻者」。乘筏可從此岸到彼岸。修波羅密亦是如此，由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。

「攝受」「度化」「引導」眾生。諸佛如來在因地上就發此大願。立了宏大的誓願，要將有情界無邊一切眾生，全部盡數度脫。眾生無量無邊，不計其數，惟菩薩有此大願，誓願將所有眾生全數度脫，無量數的眾生盡量度脫，這就是「空間」而論。「亦不限劫數盡於未來。」在時間上，菩薩度脫眾生界，也無限制，不計若干劫數，未來無窮盡未來際。「盡欲度脫」是就橫的方面說，無量數眾生，徧於空間，而「不限劫數盡於未來」，則就豎的方面說時間無限。「以取一切眾生爲己身故。」菩薩之所以如此，實因視一切眾生如同自己的身體一樣的原故。「而亦不取象生相，菩薩度象生時，也不着象生相。象生雖有無量無邊，菩薩見之了無所畏。」「此以何義？」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「謂如實知一切象生及與己身，眞如平等無別異故。」因爲一切象生的身，與自己的身，同具眞如體，彼此雖有人我之分，但眞如體，平等無等，並無任何差別不同。象生心中所具的眞如即諸佛菩薩所具的眞如，反之諸佛菩薩心中所具的眞如，亦就象生心中所具的眞如。由此斷定象生者諸佛心中象生也。諸佛者象生心中諸佛也，何以故？因象生與諸佛菩薩同具眞如，並無二致。

「以有如是大方便智，除滅無明，見本法身，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。即與眞如等徧一切處。又亦無有用相可得。何以故？謂諸佛如來，唯是法身智相之身。第一義諦，無有世諦境界，離於施作。但隨衆生見聞得益，故說爲用。」

諸佛如來利用大方便智，將無明滅盡，見到本來所有的法身體。諸佛如來如此成佛。象生常感生活閑逸，但諸佛菩薩，則無時不在忙於度脫象生。見到法身體，法身體要經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修到，可見時間之久，修爲之難。法身本體見到之後，自然然就有「不思議業」種種的作用出現。現報身，現化身，一身現無量身。眞如體上如許妙用，同等徧一切處，眞如乃徧虛空，窮法界的，眞如的妙用，也就一樣徧虛空，窮法界。「又亦無有用相可得。」可是也沒有用的相可得。用者就是功能，並沒有相可見。眞如用的功能，就同今日科學家所說「原子能」一樣，「能」是不可見到的。無形相者就無生滅。眞如妙用，無形無相，

簡單說就是不生不滅。「何以故」呢？謂「諸佛如來，唯是法身智相之身。」因爲法身是從本覺智上顯現出來，法身體，不離本覺智。從本覺根本智現出的法身，無形無相。「第一義諦」者，即爲「眞諦」。「眞諦」以外，並無第二。一切世諦法，一切境界，完全不存在。「離於施作」，第一義諦不是造作而成。只有隨衆生的所見所聞，象生乃能得到利益。所以說這是「眞如的作用。」

「此用有二種。云何爲二？一者依分別事識，凡夫二乘心所見者，名爲應身。以不知轉識現故。見從外來，取色分齊，不能盡知故。」

眞如的作用，有種種不可思議。此用有二種：第一「依分別事識。」凡夫與菩薩所見不同，依分別事識，分別事識即第六識，分別六塵境界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，名爲應身。凡夫與二乘人依分別事識，其心上所能見的佛身，是爲「應身」，也稱爲隨類應化身。因凡夫二乘人不知第八阿黎耶識。分別事識所見，以爲心外所有，而非唯心所現。因爲凡夫二乘人不知第八阿黎耶識有業識，（也就是轉識）。見到種種相是從外而來，就有種種形相分別，不能夠完全知佛性的道理。

「二者依於業識，謂諸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，名爲報身。」

二乘人凡夫所見者只是應身。但菩薩就依第八阿黎耶識，「業識」，含藏一切善惡種子。一切菩薩從初發心起，乃至十地，（究竟地）所見的佛身，是名報身。佛現報身，即所以度脫菩薩。而應身則不過對凡夫二乘人顯現而已。

「身有無量色，色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。所住依果，亦有無量。種種莊嚴，隨所示現。即有無邊，不可窮盡，離分齊相。隨其所應，常能住持，不毀不失。」

報身有無量色，每一色中有無量相，而相又有種種好，美妙莊嚴。「能」住的色身如此，「所」住的依報果體，也有無量。而種種莊嚴，隨心體所想而現。在如來果報體上並無邊際，不可窮盡。「無分齊相」，見不到大、小、方、圓、這些分齊之相，

一概離掉。「隨其所應」隨着菩薩所應，常常能夠住持，也不會毀壞，也不會失去。這就是報身的功用。

以上所講「真如用」，分爲分別事識與業識。凡夫二乘人心所見者爲應身，是爲隨類應機幻化。而一切菩薩所見從究竟地所現，就名報身。報身之相與應身相不同。報身相上有種種莊嚴，種種妙色。色、相有無量數之多，而又有無量量的好。所謂「身有無量色，色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。」應身只現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。而報身所現，則有無限量之多。此乃指正報而言。以下講「所住依果亦有無量。」則指依報而言。正報爲能住，依報爲所住。所住的依果，也是微妙莊嚴不可思議。「種種莊嚴」在依果上隨心所欲，「隨所示現」也無邊際，不可窮盡，無有數量。無大小方圓分齊之相，廣大無邊。隨報身所應，永遠住持，不會毀壞，也不會失掉，這就是報身的功用。

「如是功德，皆因波羅密等無漏行熏，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，具足無量樂相，故說為報身。」

上述種種莊嚴功德，實在都是受「波羅密等無漏行」的熏習。「諸波羅密」通常說「六波羅密」。菩薩修「波羅密無漏行」，其微妙不可思議。因修波羅密無漏行，就感到一切功德。除諸波羅密等無漏行熏習外，同時還有「不思議熏」，也是成就如是種種功德的原因。真如體上妙用有「不思議業，教化衆生。從不思議業熏習，報身就有種種莊嚴。由此可見菩薩的報身，一切功德，是從兩種原因而成，一種是諸波羅密等無漏行熏習，第二種就是真如體不思議業熏習。修諸波羅密不思議業，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長久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才能有成。「具足無量樂相，故說為報身」。報身體上具足種種無量的樂相，爲衆人所喜悅，此種使人喜悅的樂相，也是由因地上修來，故此說名爲報身。

「又爲凡夫所見者，是其麤色。隨於六道各見不同。種種異類，非受樂相，故說爲應身。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，以深信真如法故，少分而見。知彼色相莊嚴等事，無來無去，離於分齊。惟依心現，不離真如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，以未入法位故。」

凡夫與菩薩所見不同。凡夫業障未除，所見佛身爲應身，應身所現爲粗色。「隨於六道各見不同。」衆生六道不同，諸佛所現應身，也就隨之不同。對於人道，佛就現人道相，對天道則現天道相。以至於畜生、餓鬼、也隨畜生餓鬼而現其相。依福報之不同，所見也就各異。「種種異類，非受樂相」這些隨類所見種種不同的相，都不是享受與快樂的相。乃隨衆生業報所感而生，所以名爲應身。

初發意菩薩，即三賢位菩薩，所見到的佛，因已發菩提心，修菩薩道，深深相信真如的道理，但所見也只有少的部份。因初發意菩薩還未證法身體。能知報身的色相莊嚴，真如體無來相無去相，也無分齊相。「唯依心現，不離真如」。所謂莊嚴等相，依心所現，不離真如。這類菩薩所見，雖然與凡夫不同，但是因爲尚未得到無分別智，仍然還有分別念，則因此類菩薩還未入法身地位。如能得到無分別智，得證法身真如體，那就不同了。

「若得淨心，所見微妙，其用轉勝。乃至菩薩地盡，見之究竟。若離業識，則無見相。以諸佛法身，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。」

如菩薩能證真如體，而有清淨心，於是所見微妙，真如之用也轉爲殊勝。「乃至菩薩地盡」，十地所見圓滿究竟。「若離業識則無見相。」以上所講種種相，依然是業識上有種種分別心，於是種種相顯現。假如能離開業識的分別，就見不到任何相了。「以諸佛法身，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。」因爲在諸佛的法身上，無此相也無彼相。法身理體，根本無色相可見，所謂色相，不過是業識分別而已。

「問曰：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，云何能現相？答曰：即此法身是色體故，能現於色。所謂從本以來，色心不二。以色性即智故，色體無形，說名智身。以智性即色故，說名法身，偏一切處。所現之色無有分齊。隨心能示十方世界，無量菩薩，無量報身，無量莊嚴，各各差別，皆無分齊，而不相妨。此非心識分別能知，以真如自在用義故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